

本校第2隻導盲犬充當生命的眼睛

專訪

【記者熊君君、彭慧珊專訪】第一次見到就讀歷史系四年級的邱文昇時，他正戴著墨鏡帥氣地牽著本校第2隻導盲犬--黑色拉布拉多Journey走在校園上，陽光般笑容的他獲獎無數，日前更以隊長身分，帶領台灣紅不讓隊，奪下盲人棒球賽世界冠軍，並獲頒MVP打擊手，歷史系系主任黃繁光形容他是：「系上之光」。

邱文昇不像一般大眾認定的盲生那樣悲觀地過日子，生性好動的他積極地參與各項運動比賽，他說：「運動時，可以讓身上多餘的力量有宣洩的管道，並抒發自己鬱悶的情緒，還可以從中學習到冷靜沉著面對危機的能力！」他除了是現任盲人門球國手外，也曾獲得2000年全國啟明柔道會長盃金牌、95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百米、接力、跳遠等項目雙金雙銀等殊榮。在盲人的運動中，他認為自己能有傑出表現，除了因為耳朵比別人靈敏外，主要還是因為他不斷地苦練，「為了找尋節省體力以達到最大效果的方法，往往我的練習量要比別人還要多得多。」

在學長的引介下加入盲棒隊，讓邱文昇從此與棒球結下不解之緣，去年8月他接下盲棒球隊隊長的職務，於暑假期間帶隊至美國比賽，獲得世界冠軍。對此，他非常感謝教練團的栽培與大眾的資金贊助，因為每次出國比賽的資金，除了國家補助的十幾萬金額之外，大都靠善心人士募款才能籌到一百多萬的團費，今年募款金額不足，總教練陳吉堂甚至信用貸款，才得以順利出國比賽，這件事讓他既感激又感慨，他希望往後國家能對盲棒運動有更多的關注與資助。

影響邱文昇最深的是他的阿嬤及台北啟明學校的教師林秀足，她們陪他走過人生的低潮期。孩提時候，在台北工作的父母把邱文昇寄放在台南鹽水的阿嬤家，由於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，沒有任何同齡小朋友可以一起嬉戲，正因如此，不管開心難過，第一個最想訴說的對象，一定是疼愛他的阿嬤，「阿嬤是我的精神支柱。」他說。而林秀足老師是邱文昇除了阿嬤之外最感謝的人，在他國三全盲的那段期間，林秀足傾注心力照料他，「當我身體不舒服，她會來健康中心陪我，心情不好時會逗我開心，當沒聲音練合唱時，她也會在假日特地送紅棗茶給我喝。」到現在，這些情景依舊歷歷在

目。也因為林秀足老師，讓他從好勇鬥狠的小霸王，變成縱使挨了八十幾拳，仍能忍耐不還手的人，因為他牢牢記住林秀足老師對他說過的話：「小子，不可以打架！不可以讓我失望喔！」

在幼稚園讀中班的時候，邱文昇就知道自己未來將會失明，他說，幼稚園時期的視力是嚴重近視，隨著成長而逐漸惡化，後來只能看見光和影子而已。7歲後，邱文昇北上就讀台北啟明學校，不但擔任合唱團團長，也是全國性大大小小的盲用電腦輸入法、點字比賽，體育性田徑、游泳、壘球等比賽的常勝軍。但好景不常，升上國三時，有天跟同學一起玩門球，不小心被門球擊中而變成全盲。「由於左眼萎縮的緣故，眼睛常痛到不能睡覺，所以摔東西來發洩情緒，最後只能買鍊子把自己拴在床邊的鐵架上，以防止自己亂摔東西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。」但邱文昇強忍著痛苦，不放棄自己，因為他知道，如果他放棄了自己，那麼患有心臟病的阿嬤會無法承受。對於全盲後生活的改變，他泰然地說：「不用重新學起，因為從一開始的學習，就都是為了全盲後作準備的，所以我小學就學點字了，家人早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，也就沒有什麼好震撼的。」

讀大學後，邱文昇才開始在校園附近租屋居住，照料自己生活的大小事，他說：「買外食很不方便，尤其遇到下雨天，須一手拿傘、一手拿手杖走路，而雨點打在傘上的聲音會蓋過其他聲音讓他很困擾，於是常常走得很慢，往往車子來到身邊時才察覺，在那種無法聽得清楚、聽得很遠的情況下，特別沒有安全感。」

不過自從邱文昇有了新夥伴Journey，這讓他的生活帶來一道曙光。為了迎接這個新夥伴，5月初，他特地飛到美國，與Journey共同訓練，建立生活行動的默契後，再接Journey回台灣，適應台灣的濕熱天氣與障礙空間。他們現在儼然已經是無法分割的連體嬰，但還是有不方便的時候，有次邱文昇帶Journey去餐廳吃飯，卻遇到服務生要求他將Journey拴在門外，他馬上犀利回答：「你看過有人把眼睛挖出來放在門外的嗎？」

倘若有一天，邱文昇可以回復視力，最想看到誰？他笑說：「如果有另一半，當然最想看到的是她，如果沒有，我想先看Journey，因為在我沒有眼睛時，牠陪著我、帶領我、保護我，我想看看牠長什麼樣子，再者是看我自己，因為我從來就沒有看清楚過自己，很多人都說我長得不錯，也不知別人是恭維還是客氣。」

邱文昇說：「現在，我的夢境是沒有顏色的。」黑夜和白日、雨後天晴的彩虹對於一位無法以視力分辨的人來說，似乎是沒有意義的，但有了Journey的陪伴，他一定能夠更積極的踏出腳步，勇闖迷茫的人生旅程，創造自己獨有的精采，迎向耀眼的陽光。

2010/09/27



邱湘媛攝